北夢瑣言/卷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北夢瑣言

◀上一卷

卷二

下一卷▶

咸通中，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。其一請以《孟子》為學科，其略云：「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，經之降者不過乎史，史之降者不過乎子。子不異道者，孟子也。舍是而諸子者必斥乎經史，為聖人之賊也」云云。文多不載。請廢莊列之書，以孟子為主。有能通其義者，其科選請同明經也。其二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，其略曰「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。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，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」云云。又云：「孟子、荀卿翼輔孔道，以至於文中子。文中之道曠矣，其幾乎室授者唯韓愈焉。蹴及楊墨，蹂踐釋老，故得孔道，炳然如日星焉。吾唐以來，一人而已。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，則典禮未為備也。」日休先字逸少，後字襲美，襄陽竟陵人也。業文隱鹿門山，號醉吟先生。竊比大聖，榜未及第。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，戲之曰：「子之才學甚富，如一目何」休對曰：「侍郎不可以一目廢二目。」謂不以人廢言也。舉子鹹推伏之。官至國子博士。寓蘇州，與陸龜蒙為文友。著《文藪》十卷，《皮子》三卷，人多傳之。黃寇中遇害，其子為錢尚父吳越相。

宣宗時，相國令狐綯最受恩遇而怙權，尤忌勝己。以其子滈不解而第，為張雲、劉蛻、崔瑄疊上疏疏之。宣宗優容，綯出鎮維揚，上表訴之冤，其略云：「一從先帝久次中書，得臣恩者謂臣好，不得臣恩者謂臣弱。臣非美酒美肉，安能啖眾人之口」時以執己之短，取誚於人。或云曾以故事訪於溫岐，對以其「事出《南華》」，且曰：「非僻書也，或

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。」綯益怒之，乃奏岐有才無行，不宜與第。會宣宗私行為溫岐所忤，乃授方城尉。所以岐詩云：「因知此恨人多積，悔讀《南華》第二篇。」又李商隱，綯父楚之故吏也，殊不展分，商隱憾之，因題廳閣，落句云：「郎君官重施行馬，東閣無因許再窺。」亦怒之。官止使下員外也。江東羅隱亦受知於綯，畢竟無成，有詩《哭相國》雲：「深恩無以報，底事是柴荊。」以三才子怨望，即知綯之遺賢也。

唐田弘正之領鎮州，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，即王武俊支屬也。庭湊生於別墅，嘗有鳩數十只朝集庭樹，幕集檐下。有裏人駱德播異之。及長，駢脅，善陰符鬼谷之書。歷軍職，得士心。曾使河陽回，在中路以酒困寢於路隅，忽有一人荷策而過，熟視之，曰：「貴當列土，非常人也。」仆者寤以告庭湊，庭湊馳數裏及之，致敬而問，自云「濟源駱山人也。向見君鼻中之氣，左如龍而右如虎。龍虎氣交王在今秋，子孫相繼滿一百年。」又云：「家之庭合有大樹，樹及於堂，是其兆也。」是年果為三軍扶立為留後，歸別墅而庭樹婆娑，暗庇舍矣。墅西飛龍山神，庭湊往祭之。將及祠百步，有人具冠冕折腰於庭湊。及入廟，神乃側坐。至今面東，廟宇尚存焉。庭湊清儉公正，忠於朝廷，勤於軍民，子孫世嗣為鎮帥。至朱梁時，王鎔封趙王，為部將張文禮滅之。

唐馬植相公曾鎮安南，安撫軍民，懷柔蠻獠，廢珠池，尚儉素。李琢後鎮是邦，用法大酷，軍城遠出而屬南蠻，六七年間，勞動兵役。咸通七年，高駢收復之。先是，荊、徐間征役拒蠻，人甚苦之。有舉子聞許卒二千沒於蠻鄉，有詩刺曰：「南荒不擇吏，致我交趾覆。聯綿三四年，致我交趾辱。懦者鬥則退，武者兵益黷。軍容滿天下，戰將多金玉，刮得齊民瘡，分為猛士祿。雄雄許昌師，忠武冠其族。去為萬騎風，住為一川肉。時有踐卒回，千門萬戶哭。哀聲動閭裏，怨氣成山谷。誰能聽鼓聲，不忍看金鏃。念此堪淚流，悠悠潁川綠。」吟此詩有以見失於授任，為國家生事。大東之苦，斯其類乎。

安南高駢奏開本州海路。初交趾以北距南海，有水路，多覆巨舟。駢往視之，乃有橫石隱隱然在水中，因奏請開鑿以通南海之利。其表略云：「人牽利楫，石限橫津。才登一去之舟，便作九泉之計。」時有詔聽之，乃召工者啖以厚利，竟削其石。交廣之利民至今賴之以濟焉。或言駢以術假雷電以開之，未知其詳。葆光子嘗聞閩王王審知患海畔石碕為舟楫之梗，一夜夢吳安王許以開導，乃命判官劉山甫躬往祈祭。三奠才畢，風雷勃興。山甫憑高觀焉，見海中有黃物，可長千百丈，奮躍攻擊。凡三日，晴霽，見石港通暢，便於泛涉。於時錄奏，賜名甘棠港。即渤海假神之力又何怪焉亦號此地為天威路，實神功也。

咸通中，禮部侍郎高湜知舉，榜內孤貧者公乘億賦詩三百首，人多書於屋壁。許棠有《洞庭詩》尤工，詩人謂之「許洞庭」。最奇者有聶夷中，河南中都人，少貧苦，精於古體，有《公子家》詩云：「種花於西園，花發青樓道。花下一禾生，去之為惡草。」又《詠田家》詩云：「父耕原上田，子斫山下荒。六月禾未秀，官家已修倉。」又云：「鋤禾日當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誰念盤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」又云：「二月賣新絲，五月糶新谷。醫得眼前瘡，剜卻心頭肉。我願君王心，化為光明燭。不照綺羅筵，只照逃亡屋。」所謂言近意遠，合《三百篇》之旨也。盛得三人，見湜之公道也。葆光子嘗有同僚示我調舉時詩卷，內一句雲「科松為蔭花」，因譏之曰：「賈浪仙云：『空庭唯有竹，閑地擬栽松。』吾子與賈生，春蘭秋菊也。」他日赴達官牡丹宴，欄中有兩松對植，立命斧斫之，以其蔭花。此侯席上於愚有得色，默不敢答，亦可知也。

王文懿公起三任節鎮，揚歷省寺，贈守太尉。文宗頗重之，曾為詩寫於太子之笏以揚之，又畫儀形於便殿，師友目之曰「當代仲尼」。雖歷外鎮，家無余財。知其甚貧，詔以仙韶院樂官逐月俸錢五百貫給之。起昧於理家，俸入其家，盡為仆妾所有，耄年寒餒，故加給焉。於時識者以起不能陳遜而與伶人分俸，利其苟得，此為短也。葆光子曰：「士人之家唯恥貨殖，至於荷畚執耒，灌園鬻蔬，未有祿以代耕，豈空器而為養安可忘甘苦不迨晨昏今之世祿嚚薄，不能撙節，稍豐則飫其狗彘，少歉則困彼妻孥，而云安貧，吾無所取。唯衣與食，所謂切身。儻德望名品未若王相國者，得不思儉而足用乎。」